

BRETTON WOODS
The Next 70^{Years}

世界金融新秩序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蜕变与未来

金立群 林毅夫 李稻葵 余永定 等著
[法] 马克·乌赞 (Marc Uzan) 编著
贾冬妮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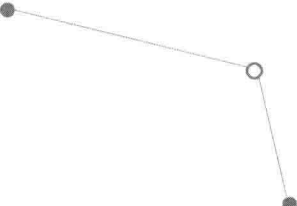


BRETTON WOODS
The Next **70** Years

世界金融新秩序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
蜕变与未来

金立群 林毅夫 李稻葵 余永定 等著
[法] 马克·乌赞 (Marc Uzan) 编著
贾冬妮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金融新秩序 / 金立群等著 ; (法) 乌赞编著 ;
贾冬妮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6.5
书名原文 : Bretton Woods: The Next 70 Years
ISBN 978-7-5086-5945-9

I. ①世… II. ①金…②乌…③贾… III. ①国际金
融 - 金融秩序 - 研究 IV. ①F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039353 号

BRETTON WOODS: The Next 70 Years by Marc Uzan
Copyright ©2015 by Reinventing Brettonwoods Committe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世界金融新秩序

著 者 : 金立群 林毅夫 李稻葵 余永定等
编 著 : [法] 马克·乌赞
译 者 : 贾冬妮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4 字 数 : 31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6-1276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5945-9 / F · 3608
定 价 : 6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马克·乌赞 (Marc Uzan)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创始人

中国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 (RBWC) 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多年来,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在中国组织了很多场研讨会, 很多当地的合作伙伴都参与其中, 包括众多智库、基金会、大学、政府机关和具有影响力的个人。《世界金融新秩序》中文版的出版,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让我们接触到许多一直在中国支持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工作的人。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也恰逢其时。几乎是在本书出版的同时, 中国于 2016 年 1 月担任 G20 (20 国集团) 主席国, 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 美国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改革方案, 同时, 中国还倡议成立了两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和金砖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些新参与者的出现代表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重大进展。

这些发展让我们进一步检测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 而中国对该体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作为现有体系的主要受益者, 中国一直被寄予厚望。相信中国能发挥建设性作用, 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我们深信, 本书能为中国参与建设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利益相关方提供独到的视角和观点。

BRETTON WOODS:
THE NEXT 70 YEARS
推荐序 1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探索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的方法

最近以来，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动荡，不由得使人们更加关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老问题。《世界金融新秩序》一书的出版，为关心和参与这个领域的众多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决定着世界金融秩序的演进。稳定健康的世界金融秩序，是确保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所必需的，这在当前尤为突出。对此，合理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核心与关键，而对于这种体系，国际社会至今仍然处于探索和追求的阶段。

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处于渐近演变之中。复本位、金本位、金本位解体、金本位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过去 300 多年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致演变轨迹。每次演变，都反映了市场（主要是贸易、投资及其随之而行的资本流动）和政治环境条件的双重变化。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没有任何贵金属作为锚链的纯粹纸币本位时代，主要由纸质化美元行使世界货币职能。摆脱了贵金属束

缚的国际货币体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但也对世界性协调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体系的全球公共产品特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明显。

70 多年前“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标志着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问世，也是广泛国际协调合作的成功显示。当然，参与这个体系创建的国家，主要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战胜国，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多少话语权，其中不少国家还没有摆脱殖民统治。客观地说，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局限，但是，不管如何评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功与过，这毕竟是由众多国家参与的国际金融体系，反映了国际协调合作精神。这个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其多边性。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布雷顿森林机构是国际多边机构的原型，为此后几十年间相继成立的其他地区性多边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参照的依据。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何况，包括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边机构，迄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仅此而言，就值得后人对当初的主要设计者、推动者、参与者表示敬意。

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了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即便 1971 年该体系下的国际货币秩序瓦解后，全球经济依然取得了长足发展。正是这种长足发展，特别是新一轮全球化中，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与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又一次处于重大转变之中。这无疑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金融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新思考和新探索。

2008 年源于发达经济体而至今仍影响世界的货币金融危机，不仅进一步激发了新兴经济体的疑问和寻求新秩序的自觉，也激起了更多发达经济体有识之士的反思。这对主导着当今全球金融秩序的传统多边机制与机构带来了更多更大的变革呼声与压力。

“二战”后的中国是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参与者，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长达将近 30 年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制与之相距甚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这种局面直到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此之后，中国成为这一体系下多边机制的受益者、贡献者，同时，也是这些机制机构的理念和治理结构日益落后于形势变化的主要受影响者，因而也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为了促进全球贸易与投资，确保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稳定健康，以提供振兴世

界经济的必要动力和支撑条件，中国领导人明确倡导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促进世界多边机制发展，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不断改进与完善，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与代表权，推进更加包容、开放、广泛合作的联动式发展格局，构建更加平等、民主、多元的国际新秩序。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货币金融经济治理的积极姿态、创新思维和探索努力。

世界货币金融秩序向来是内生于历史的。历史既能昭示未来，也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历史意识越是深厚，前瞻意识也就越是强烈与清晰。适应历史变化，树立并秉持强烈而清晰的前瞻意识，以及广阔的国际视野，是正确认知并有效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改进创新的前提。为此，应当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制与机构、现行世界金融秩序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新兴市场的崛起与多极化趋势等方面，进行认真客观的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索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的方法、方式与途径。

对此，应当倾听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声音。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乌赞编著的《世界金融新秩序》，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这本书集中了来自发达经济体、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国际组织等方面的学者、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的真知灼见，涵盖了针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演进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探索，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读物。对于新形势下的中国相关方面人士，这本书更值得阅读。

对马克领导的新布雷顿森林委员会 20 多年来的努力探索，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敬意，也很乐意向中文读者推荐这本书。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马克对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热忱支持和良好祝愿。

2016 年 3 月 16 日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如何适应当今世界

1944年，当众多代表齐聚布雷顿森林，为“二战”后的经济格局建言献策时，战争还远未结束：距离盟军进攻西欧之日刚过去一个月，欧洲的敌对状态还将持续10个月，而太平洋地区尚有一年之久的战争。然而，回顾上一次世界大战中错失的良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者们明白，眼前的重点已不再是结束战争，而是保卫和平。

为支持这一事业，布雷顿森林的与会代表在若干方面达成了一致，其中就包括创建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其提供支持。作为一个全新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重点关注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稳定和增长共同筑成了和平的最佳防线。

成立伊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谨守创建者的宏愿，同时也表现出适应世界局势变幻的能力。从“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从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区域性危机、柏林墙的倒塌，再到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危机，正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备这种不可或缺的革新能力，才能在日后面临种

种考验时从容应对。

鉴于政策的制定将面临并吸取更多新的经验，未来几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继续调整其政策。经济和金融稳定性受到的严峻挑战也许不再局限于特定国家，而是来自以不同形式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全球性矛盾，例如收入极端不平衡、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女性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普遍缺乏话语权，等等。这些因素都会阻碍经济体充分释放其潜力。

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否曾设想这些情况，并没有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目标是加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70年前，只有多边主义才能阻止另一场大萧条和世界战争的爆发；如今，也只有多边主义才能成功解决一些超越国界的问题。要持续促进多边主义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要继续调整其治理结构，使其适应于所服务的世界。

我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其中的文章令人深思，透过它们，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如何适应当今世界，同时又忠于1944年它被赋予的使命？

马克·乌赞 (Marc Uzan)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创始人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20 年

1994 年 2 月，我决定在纽约举办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 50 周年的会议，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冲动之举竟然开启了一段长达 20 年的探险历程，促成了一个机构的成立，而我则在各种因缘际会下，担任机构负责人 20 年。

“世界的距离在缩短，但间隙在扩大。”^①自“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合作关系更加脆弱，在这种充满矛盾的形势下，我写下了这些感想。

的确，“二战”后，整个世界的稳定基于霸权之上，美国作为主宰者一支独大，不仅维持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稳定，还把控着世界金融体系。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世界进入基于霸权的合作时代，美国虽不再大权独揽，但在集体行动中仍充当着领导者。进入 21 世纪的前 25 年，“非霸权合作”时代到来，想要阻止分裂和异化，重新自守一方，变得越来越困难。

^① Christine Lagard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MF, “A new multilater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Richard Dimpleby Lecture, London (February 3,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14/020314.htm> (last accessed February 13, 2015).

“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其他支持机构已经过时，担忧笼罩之下，成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RBWC）的呼声渐高。动员新兴和主流经济体的利益相关方探索新的多边合作形式，帮助遏制全球经济的停滞和分裂，已势在必行。为创建更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可持续增长，我们必须设法打好根基。虽然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工作议程在不断演变，但使命并没有变，我们将矢志不渝地为新的目标而奋斗。

1994年，我们主办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核心内容有国际货币体系、汇率波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该如何减少汇率危机，这些都是当时的热点问题。我们还在思量一个问题，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一种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机制。讽刺的是，仅仅两个月后，金融危机就席卷了墨西哥，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后扮演的角色，我们尚未彻底明了，但我们明白，新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着让几十亿人再度融入全球市场的挑战。很久以前，我们就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还没有形成网络，在研讨会上聆听来自这些国家的专家的意见至关重要。

回首过去20年，我惊奇地发现，结构性变化总是与重大金融危机相伴而生。1995年的墨西哥就是如此，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情况也一样。我还记得，当时的国际金融社会并未把财长级论坛G20和金融稳定论坛的出现视为重大进展。只有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经济大衰退当中时，G20论坛才被升级为主要论坛。

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G20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集团，于是早在1999年，我们就开始围绕G20组织研讨会。G20关注国际金融体制，尤其是防范及平息金融危机，这对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使命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围绕G20已经组织了近30场研讨会，历届轮值主席国也积极参与，对众多决策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许多G20代表成为部长或国家管理者。

我们很快就发现，没有加入任何集团的国家也有兴趣加入国际金融组织。例如，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教授建议我们联系哈萨克斯坦的专家组，他们创建了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并热衷于参与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于是，接下来，我们开始与欧亚科学家经济俱乐部合作，共同组织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年

度会议，与中亚的联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

如今，国际局势日渐紧张，我们也认识到，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对于世界和平何其重要。欧洲之所以开创大业，一统货币，就是为了对抗分裂和异化，防范欧洲的货币动荡。我们也紧紧追随这项事业，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举办了多场会议。如今，欧洲正处在十字路口，欧元区 and 欧元受到质疑，对良治的需求成为关键。与欧洲利害攸关的不仅在于货币的未来，而且在于建立和接受泛欧洲机构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共同货币的兴盛不可或缺。

过去 20 年，我对中国的理解也加深了。十多年前，我开始经常去中国旅行，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很多在中国举办的会议，议题大多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北京、上海到哈尔滨、杭州、重庆、青岛，到访诸多地方后，你就会确信，中国不仅将塑造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将为这场变革代言。

我常常思考，进展为何会如此之慢。为什么真正的改革少之又少？怎样才能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也许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每次危机过后，尤其是 2009 年金融灾难之后，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愿这本书能提供些许思路。

虽然 2014 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 70 周年纪念年，但是，不同于以往，这次并没有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也许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失败，令当今的决策者无心庆祝？也许因为正处在转折的关头，我们已经心灰意懒？

事实可能如上述所说，但我并不认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 70 周年时，我们组织了 10 场研讨会，从南至北，从东到西，遍及全球。活动反响异常强烈。参加人士包括雅克·德·拉罗西埃 (Jacques de Larosiere)、米歇尔·康德苏 (Michel Camdessus)、约 6 名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权威历史学家，还有无数的金融部长、管理者、知名专家，等等。之后，在同一年，我们决定出版此书，一来纪念，二来展望。这次同样反馈甚广。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到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从土耳其国务部长巴巴詹 (Babacan) 到意大利经济部长帕多安 (Padoan)，各方人士都纷纷畅所欲言，就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直抒己见。这本书直接反映出诸多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为防范日后的危机和动荡，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维护和调整所做出的承诺。完成“布雷顿森林体

系未竟之业”（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需要决心。这就是未来要坚守的理想。剩下的就是启动这场变革。

未来 20 年

回顾过去 20 年我们走过的路、听到的观点，未来应该制定怎样的议程？金融全球化的特征在改变，正如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历经转变一样。虽然美国还占据主导地位，但国际金融体系需要适应中国的崛起。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可能会让负责管理全球问题的机构难以应对。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无疑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正如“二战”后，美国在构建 20 世纪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我们需要一个多极世界，由中国、美国、欧洲三方构建稳定的局面，建立基于繁荣的全球经济秩序。

过去 6 个月以来，中国积极筹备三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分别是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参与的、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这些重要举措围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而展开，“中国梦”意在重现鼎盛时期的辉煌。“韬光养晦”似乎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万灵丹。当然，无论是成立金砖银行，还是建立应急储备安排，似乎都指向政府间融资和合作的新态势，甚至会打破主要多边开发机构主导的现有框架，让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满怀信心，自主发展。虽然只是萌芽，但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尽管在 2007~2013 年这 6 年间，欧元呈现贬值趋势（而美元则走强），但美元和欧元仍分别是第一、第二大货币。人民币则由第 20 位攀升至第 9 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元、欧元、人民币将形成三极体系。在两三年内，中国将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已成为亚洲货币重要的避险天堂。人民币成为另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后会怎样？我们必须要避免政治紧张，适应大国崛起的同时欢迎新形式的多边主义。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前景未卜。但是，如果真的达成一致，需要做出调整，那么我们失去的会是什么？另一场危机？

2016 年，中国将担任 G20 的主席国，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能携手其他国家，共同承担未来几年的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信度和合理性也悬于一线。如果不顺势而为，调整其治理结构，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能担当起国际货币体系裁决者的重任吗？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为抗击通货紧缩、重振经济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要想放弃这些政策，且不带来负面影响，就要有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引领我们在未知的水域航行。如果不实行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建议会有多大的合理性？

考虑到这些进展，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面临的是历史上的特殊时刻，它充当一个中立的主体，引领着这场讨论。我们会一如既往，直面前方的挑战：始终正直坦诚，关注观点和思想，分享不同的理念，并设法让我们的足迹遍及四海，组织我们认为重要的研讨会。

个人结语

作为结语，我要衷心感谢所有参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组织的近百场研讨会的人士。虽然篇幅所限，无法一一提及姓名，但这并不代表感激之情有丝毫减少。正因为他们的慷慨，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鼎力支持，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才有了今天取得的成就。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在百忙之中，不远千里来参会的众多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和各界高管。

决定成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时，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学习，师从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此，我要向他深深致谢。

我还要由衷地感谢罗伯特·蒙代尔，他亦师亦友，对我倾心支持。是他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和欧亚的大门，他的思想见地激发了我的思考。我们一起访问中国各地、哈瓦那、锡耶纳、华盛顿、阿斯塔纳，还有许多其他地方，我们在共进午餐时热烈地讨论全球不平等问题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中文版序言 中国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 IX

推荐序 1 探索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的方法 / XI

推荐序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如何适应当今世界 / XV

前 言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20 年 / XVII

导 论 / 001

第一部分 挑战与机遇：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荡之中生存：一项进行当中的事业 / 009

乔舒亚·艾森曼

国际货币体系：挑战仍在继续 / 014

马雷克·贝尔卡

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发展新机遇 / 019

埃里克·伯格洛夫

国际金融体系再平衡：写在 70 年后 / 023

洛伦佐·比尼·斯马吉

-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 50 年后的 20 年 / 027
迈克尔·博尔多 巴里·艾肯格林
- 乌龟不会爬树：全球失利导致缺乏灵活性 / 037
伊兰·哥德分金 伊里内乌·德·卡瓦略·菲里奥
- 全球外币流动性的规定 / 041
马尔·格维兹门松
- 主权债务重组和全球金融体系 / 047
巴勃罗·E·圭多蒂 乔纳森·C·汉密尔顿
- 非新兴储备货币的政治经济学 / 056
谢尔盖·古里耶夫
-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 059
浜田宏一
- 为什么要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 / 065
埃里克·赫莱纳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黯淡未来 / 071
哈罗德·詹姆斯
- 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 / 076
米哈伊尔·哈津
-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机构 / 081
金立群
- 全球金融架构展望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 086
丹尼尔·姆米内莱
- 国际货币体系和亚洲区域金融安全网的作用与挑战 / 091
根本洋一
- 亚洲新兴市场及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的三个教训 / 096
班迪德·尼加萨温
- 布雷顿森林体系 70 周年：重新控制国际货币体系 / 100
埃瓦尔德·诺沃特尼

- 全球货币的未来 / 105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 全球经济的失衡、增长和国际货币体系 / 110
皮埃尔·卡洛·帕多安
- 21 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 / 115
马丁·帕金森
- 迈向更平衡的全球货币体系 / 120
马丁·雷德拉多
-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欧洲危机的启示 / 125
克劳斯·雷格林
- 布雷顿森林体系未完成的任务：创建全球储备体系 / 131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 用微观、宏观和全球化方法去杠杆化 / 138
捷尔吉·舒拉尼
-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新问题 / 143
让-克洛德·特里谢
- 国际货币体系现状 / 149
塔季扬娜·瓦洛瓦娅
- 全球经济失衡与多边合作 / 153
胡里奥·贝拉尔德
- 美元在市场上的可用性 / 159
渡边博史

第二部分 展望与趋势：新兴市场与多极化

- 布雷顿森林体系 70 周年及全球动态变化：从战后世界迈向更多极世界 / 165
阿里·巴巴詹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经济体有何益处？ / 168
穆罕默德·查提卜·巴斯里